

物六

概況



讀了四年的物理，大夥都似乎養成了一種光收信不寫信的習性，再加上一年多的軍旅生活，筆桿更是不想動了。最近時空主編來信要我報導物六諸位同學的近況，但細查一番由陳立志處轉交給我的信件，才覺惶恐。除了宋成武的一張喜帖外，其餘來信起碼是半年前的。幸好目前造紙工業精進，我還真怕這些信件與克洛爾的筆記一樣泛黃。

自陳立志辦理班刊業務始至今，猶餘數位行蹤不明。古有言：「格物致知、修身齊家、治國平天下。」或許有人心想格了四年物理，發現錢途無亮，速速逃離物理陣容，以故久不來信。或許另有人志在四方，過起閒雲野鶴的生活，跡遍四海，只不知目前仙居何地，無從連繫。本班作家陳心正似乎久不運筆，不知是否封筆退隱江湖了？

眼看物七、物八老大哥們一個個上報（想當然必是琴瑟韻事），物五的小老弟妹們似乎也不落人之後，可真急煞物六諸位。本以為物六個個不爭氣，幸有宋成武大大的爭了一口氣。雖然奪標不成，但自此本班再不致感到後繼無人。其餘物六諸輩更當迎頭趕上。

陳征（心正）「哲人真萎矣」一文中的阿易，據敖先威所述，已不再是大王椰下的模樣，變得老K。阿易那頭蓬鬆捲曲的長髮和毛茸茸的雙腿（正字標記，只此一家別無分號），再加上椰樹下沈思的神情，震聾啟聵的言論，不知羨煞多少人，真是英名遠播，遐邇皆知。目前身在伊利諾的余旦華還不遺餘力地宣揚阿易德威。

與易富國同在外島的敖先威，時時不忘K書，初赴金門之時，還隨身攜帶一大箱書本，實是莘莘學子本色。身在外島最頭痛的應該是怎樣去消錢（遣）。平日吃穿俱是軍隊供應，所以口袋鼓地滿滿。能減輕身上錢幣重壓之法除了上電影院外便是撞球。由於學有所專，精通其物理，所以球藝絕不後人。看一場電影只消三元，即使可能一天趕它一場，錢也用不光。像平時節儉成性的敖先威，退役後大概可算個小財主了。

近日物六大半同學已陸續收到申請學校的回音，但皆尚未決定去向，所以只能報告申請的結果：李世昌：Harvard, Princeton, C.I.T.；柯積群：Harvard (Applied Phys.)等；林晨曦：Harvard (Applied Phys.), U. Penn., U. Illinois.；楊平：Brown (Electrical Engineering), U.C. Berkeley. (Materials Science), Washington. U.；王其國：U. Illinois, Columbia, U. Penn. 敖先威：U. Penn. 我個人為：U.C. Berkeley；U. Illinois, Columbia, Yale。目前尚會有其它學校回覆，以上申請的科系除括釋外皆是物理系。其它同學沒聯絡上，不知結果如何。致於打算留在國內的也不少。林建榮、莊建祥退役後將分別就讀清大材研、交大電研；而陳立志今年將自交大管研畢業，打算自創事業。身在國外的有余旦華、蔡天滿、郭明輝等。余旦華的論文是多體理論中之 Quantum Liquid；她計劃這暑假回國一趟。蔡天滿現就讀於英國倫敦大學。其餘同學定向未明。

寄語不盡



石燕生



「物五」這種叫法不知道行了多少年，實在可以給我們相當快活的感覺。總覺得還在系裏，大家堆在一塊上課，吃老師的喜糖、蜜餞、便當。下課後一起曬太陽、訂撞球枱，當然還有晚上殺到有「小名兒」的同學家裏一起叫什麼厚媽媽、郭媽媽的。而今大家都四散各處，各有各的打算，各有各的煩惱，但不管怎樣「物五」都還是大家一直沿用的，而且引以為回憶的！

春朝一去花亂飛……哎呀！再唱下去就有人心酸淚下了！

我們會物六、物七地一直下去，因為到底我們是從這裏出發的呀！

去年淡淡的三月天，社鵬花開。我們就換上新衣似的畢業了。像是秋天的落葉，一下來就是滿陣子的蕭瑟、想繼續當小孩子都不行；有一回去沈兄家裏，沈老伯居然叫我「×先生」！真是歲月逝去如流水。不當大人也不行，因為人家都將你的能力提到大人來討論，你還能像小孩子的樣子嗎？

「物五」班上有人去當「官」18，有人出國留洋7，有人進研究所3，有人留在系裏當助教，更有人在馬來西亞準備明年當新郎官，叫人好生羨慕。當官的他們有人學會了蓋房子、架橋，有人學會了修理堆土機，更有人學會了指揮加藥包；「么洞五」什麼的，滿口「術語」叫人聽也聽不懂。也許有天系裏蓋房子時，我們中的某公就在那裏面翻砂、灌泥；還頗怡然自得哩！也許有一天你（您、妳）老（姥）結婚時居然是某學長在當司機。出國留學的有人忙於兩地相思，情牽兩洲，有人勤習烹飪，有人蓬頭垢面埋首於書堆、及浩瀚的銀河裏。更有人新婚誌喜，不管怎地，他（她）們都很有「動作」。（按：朱有花來信謂學弟妹們如對天文有興趣，可逕去信！）

在清華研究所的有三人：沈宗正—純物、鄭治璞—應物，周正豐—材料。還有就是林秀華留在系裏當助教。諸位欲知渠等如何，請勞動雙腳及張嘴各自問去。恕不在此贅言。在馬來西亞的他，窮到到電子工廠去當鋸工人家都不要，他還告訴那裏的人說：「我讀過Millman的電子學，我還做過積分、微分線路、及百戰不壞的Multivibrator！」不要！還是不要，唉！物理系到這種地步也夠傷心的了！（按：此點留待諸位的考證！」

徐公最近有了個新「番號」，什麼城北、城北的分也分不清，不過寫的信是酸的緊，令人不敢下肚；

那頭就愈酸，這頭就愈不敢下筆，於是「冤冤」相報，「惡」性循環，到最後連信也不敢回了。

猴子在那邊被喚做「情聖」，因為他的信最多，不由分說地，就給他這封號！他還告訴一足為告誡後生小子的事：「剛去的那幾週，隊上不准放假回家，他看到小鳥在飛都覺得羨慕死了，他更看到家長來會客時，同學眼淚汪汪的神態，（ $\frac{\Delta}{\nabla}$ ）態；自由自在的學生生活實在太令人留戀了！諸君請自珍重之。」

吳先生近日裏聽他女朋友的話，一口氣吞下兩門大學問：周易、及癌症的研究。諸位看官也許有所不知，留在電學實驗室黑板上的一個對子就是此位仁兄的傑作，茲特抄錄如后，以饗諸君：

吳子語：

散之在理雖有萬殊 統之在道則無二致。

他最近更是逢人便說：「××，你一定要去看青年戰士報的科學新知專欄，很多新的東西可不能被蒙在鼓裏。」更說：「人家最近登了一篇有關液晶的文章，精彩萬分，你看了沒？」啊！液晶，什麼叫液晶？慚愧啊！慚愧！

沈某人塞翁失馬，受訓初期睡在醫院裏長一月之久、更於近日聞其與某小姐有突破性之進展，實乃孤家寡人羣中又一跳出「光棍船」者，幸哉？悲哉！沈某人一向言笑自若，惟談論及此作不可欲言狀，真乃戀愛中人啊！

記得我們在那時候，學校公開性演講風氣之盛，那真是一件快樂的事，晚上可以有機會聽到各式各樣的演講。舉凡：佛、醫、高山植物、政治、甚至拿白老鼠做實驗的心理學，雖然聽起來似懂非懂，儘或半悟半寐，但至少有些印象，更可衝擊腦力，此誠一樂也，不知道汝等可曾從其中領略其一二。

寫到這裏，好像不成七老八十的模樣？想當年梢頭獨佔一枝春，物四教室陽臺上風光明媚，多少同學潛心於社團、花城裏的片斷都留有我們的腳步、痕跡，（在史丹福中心後面的草叢裏，找幸運草真是好玩極了。）到如今春花飛去，而花城依故！終此引蘇軾之一段話權為結語：

記得歌時，不記歸路！ 語不盡，相思夢斷！